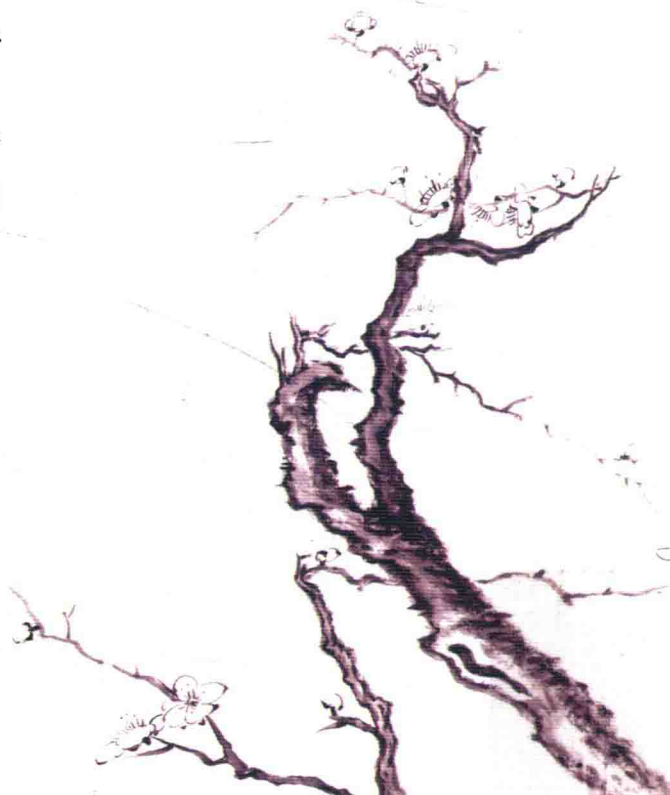


杨运印存

叶由署



楊運 篆刻 谷卿 編集

東甌掇人篆刻彙編

禮堂謹識



雅博書莊印行

二〇一三年六月·廣州



序：壯志任消沉，印中有真我

「秦璽漢印，攻金切玉之流長；殷契周銘，古文奇字之源遠。夫篆刻雖為小技，非博雅君子，難率爾以操觚，是稽古宏才，能點畫而成趣。」

吾友通州楊運君，斫輪老手，鏤刻名家。幼鍾翰墨，辨文字於毫芒，長師名家；得大匠之精髓。奏刀有年，海內知名。工畢閒暇，遊心佳凍，名品迭出，盛譽如雲。」

以上一段文字，是十年前給楊運兄在天涯社區戲寫的潤格所做的鼓吹。其時大約是天涯「閑閑書話」最活躍的時候，楊運兄頻頻為大家刻印，廣結善緣。求印的人越來越多，運兄窮於應付，無奈之下搞了這麼個不倫不類的潤格，其實也只是個幌子，大多數朋友依然還是免費求印，有時，楊運兄甚至連印石一併相送，鄙人就是其中之一。

與楊運兄相識於網上，氣味相投，很快便成至交。二零零三年春天和海上

村言兄一起，第一次相聚於柳綠桃紅的揚州瘦西湖，時光飛逝，歲月不居，不覺間，轉眼十年！彼時，大家還能豪氣干雲，於酒酣耳熱之際，品藻世事，臧否人物。十年間，網上很多好友多已雲散，即便偶有來往，也不復親密。和楊運兄，則過往頻繁。或相約閒遊，或同觀畫展，或訪兄「懶屋」中，焚香品茗，欣賞他收藏的好畫好印。每見面，兄必展示新作的畫和印，只覺功力日深，進步神速。畫作文人氣樸茂，氣韻盎然；印作則沉穩靜默，風神婉轉，非內心安靜不為外界繁華煩憂左右者，則不能至此也。

刻印一道，取徑無外乎漢白元朱兩途，近世則又有皖浙之分。溯源者仿漢，衍流者習元。尚漢者薄元之巧，宗元者譏漢之拙，門戶森嚴，畛域分明。然則徒事紛紜，實無謂也。如拘泥於某一流派，某一大師，極易流於千人一面。很多印人，匠氣畢露，多源於此。楊運兄廣采博長，入秦出漢，尋幽探微，於名家著意臨摹，形成庸穆端正，渾秀沖和，古樸渾厚，奇崛跌宕的篆刻風格。

篆刻向來被認為文人於學習書畫之餘的雕蟲小道，實則不然，於方寸之中成就萬千氣象，非胸中有丘壑，腕下通鬼神者，焉能如此？於篆刻一道，鄙人基

本上是個門外漢，和運兄交往日久，近朱者赤，亦漸能稍辨妍媸。平日訪書，偶遇印譜，必設法羅致，供運兄借鑒。十年間，運兄操刀切石，不下千餘方。早歲印痕，已杳不可尋，本書所載，多為近年所作，雖吉光片羽，亦可窺運兄刀下風神；或大刀闊斧，或精雕細琢，運刀如筆，神與心會，縱橫如意，蔚然大觀。

運兄淡泊自守，狷介絕俗。於書畫篆刻之餘，喜多窺別種藝術門徑。進運兄的懶屋，如入寶山，古代版畫，地方剪紙，藍印花布，秦瓦晉磚，古幣鏡銘，封泥璽印，泥模木雕等，在在多是。其篆刻的風格多端，獨樹一幟，不拘古人繩墨，不為成法所囿，與之日日沉浸在各種民族藝術中不無關係，如此亂世，千年不遇，城狐社鼠，壅塞江湖；正人君子，日暮途窮。士風澆薄，風紀蕩然，能不隨波逐流者幾希，運兄於喧囂煩躁中，不理世事，面對佳石，操刀直奏，也是逃世一法。十年前的意氣雖然消磨殆盡，壯志也隨歲月流逝日漸消沉，然胸底波瀾，心中往事，時於印文中鬱鬱而出，觀運兄印譜，閒章不閒，印文無俗句，內容有深意，當知吾言不虛；吾等豈遁世無心者流？

二零一三年立夏，深圳何家幹謹序於海上南山

序二：放鶴東郭

南通近代以來為文教勝地，才人輩出。楊運兄生於斯長於斯，幼受父親影響，稍長從余曾善、尤無曲先生學藝，書畫篆刻，古琴陶藝，在人生勝業之餘，徜徉藝海，自得其樂。拜網路之賜，今人足不出戶可以接交古今，楊運兄亦足不出南通而海內知其大概，尤其以刻印之名流播最廣，而印章實只是其面目之一而已。

篆刻在今日，工巧可勝於機器，一人可稱為一派，印章「印信」的實用功能堪稱「歷史最低」，而風氣所趨，觀賞性展覽性躍為主導。中間刻手印人往來，各取所需，炫人耳目其俗在骨有之，呵佛罵祖大言炎炎有之，足以見其性情稟賦，也可見時代文化特色之一斑。

藝術在今日，以速成為手段，以有用為目的，「觀念」與「大師」之多，曠古絕今。然而藝事一道，敢為天下先者，未必得天下，以餘事作詩人，或者能流

傳。以印章而論，既要合乎「實用」，又要保持「永久」，如何歷劫不磨，終究要以餘味見勝負。以藝術而論，既不屈服於時風，又不受制於市場，我行我素，堅持創作的自由與藝術的無為，直寫心靈，格調自見，高下自見。

讀楊運兄的印譜，深感印章的「實用」與藝術的「無為」關係微妙，而又自然合理。所收近年印作，秦漢規矩，明清痕跡，可知其淵源；自用印最為精心，可見其志趣；師友名印，大人先生絕跡，可見其態度；至於黃楊瓜蒂陶瓷竹根諸材質，可見其興趣；佛教造像與文字之講究法度，可見其博學。最可貴在於，印作醇厚大方，毫無流行習氣，既經得起人讀，也經得起人用，並非徒為吸引眼球而已。讀其印譜，再讀其畫作書法，可見其三者之氣格相稱，也可知楊運兄與古為徒，不與世接，其來有自。「東郭散人」、「小懶道人」的別號，豈僅僅是文人積習而已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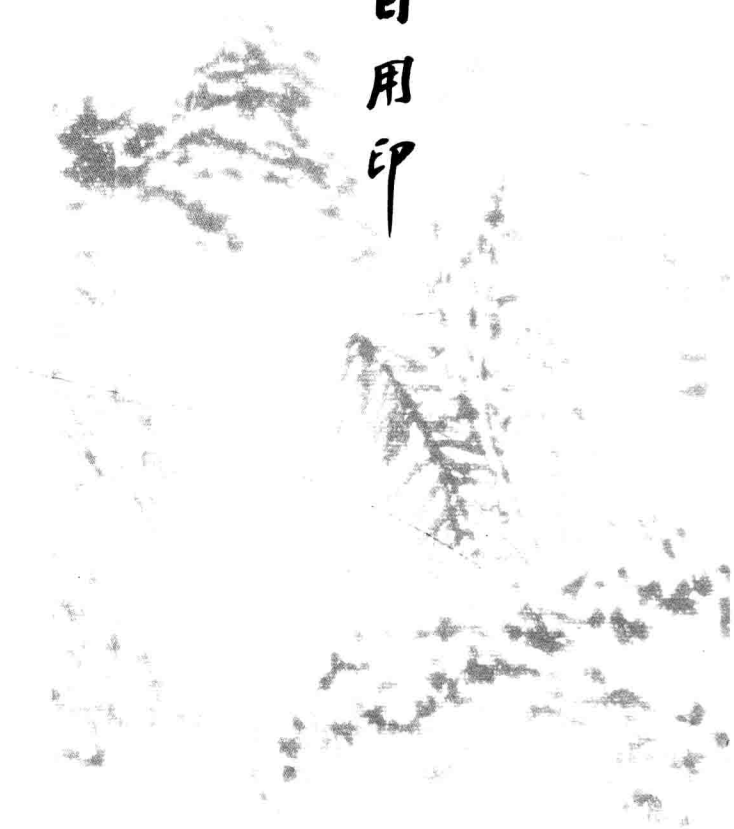
非止印章，楊運兄所為藝事，均是為山水而作，為友朋而作，為自適自喜的藝術天地而作。因為這時代太便捷太發達，成名太容易，所以不合作，不下場，不參與遊戲的個人選擇，更讓人尊重。如果世間真還有一點傳統的血脈與時代

的精神，那麼不論藝術還是其他，這立場足以作為標準。

壬辰冬，楊運兄應約寄來「放鶴」陶瓷印，邊款：「赴宜興酒後急就」。印章綫條翩翩，朴茂高古，可見其得意。「放鶴」於我，只是傳統的典故，于楊運兄則是身體力行的寫照。他更適合用這方印章。

二零一三年六月四日雨夜，蜀州後學戴新偉謹序於嶺南

自用印



楊運印存

楊運寫經

楊運寫經

楊運信鈐



楊運信存

楊運印存



楊運信印

楊運製壺



楊運印存

楊運印存



東郭散人

楊運私印



楊運印存

楊運印存



楊運

楊運



楊運印存